

百花苑社区有一对“爱操心”的老夫妻

□徐佩佩

和平桥街道百花苑社区有一对“爱操心”的老夫妻,他们将别人家的小孩当做自家小孩来照顾,他们就是居住在市区百花苑的张萍夫妇。

2001年,张萍刚刚退休,闲来无事,一直想找点事情做。那年初夏的一天,她无意中听到FM103生活热线栏目播出的来自山东的谷先生夫妇求助,由于刚到南通创业,没有住的地方,加上工作又忙,18个月大的儿子没有时间带。听到这条求助信息后,张萍立即与电台取得联系,经过协商,张萍夫妇把小孩带回家抚养,一带就是15年。女儿季晓月在这种良好家风的熏陶下,支持爸妈的决定,顶着

“闲言碎语”当起了孩子的“阿姨妈妈”,主动承担起“儿子”的课业辅导。如今,张萍夫妇帮带的“小孙子”已经上了大学,“爷爷奶奶、阿姨妈妈”的善良一直指引他成为一个乐于奉献的人。

时常有人问:“你难得提前退休,应该享受退休的闲暇生活啊,天南海北走一走……”这些声音,张萍听得太多太多了,每次都是淡然一笑。这些年,他们夫妇俩帮助的人不计其数,失去父母的小丫、没钱给儿子做手术的外地妈妈、半夜打来急救电话的空巢老人郑玉……他们到底图啥呢?去年,社区举办的最美家庭活动给大家揭开了谜底,张萍夫妇俩都有一双好父母。据张萍

介绍:“两边的父亲都是离退休干部,他们一生两袖清风,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本分工作,从小教育子女,要对得起国家对自己的培养。”他们是子女学习的榜样,这就是好的家风家纪,是永不断代的法宝和精神食粮。“我们一定会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,把好家风家训、家规家纪代代相传。”

“传家两字,曰读与耕。兴家两字,曰俭与勤。安家两字,曰让与忍”。这是他们流传四代的家风家训,他们用实际行动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孝老爱亲、护幼扶弱,把崇德向善作为好家风的标准,在好家风的滋养中收获心灵的支撑、行为的引领。

做母亲的“开心顺气丸”

□刘德凤

母亲感冒,吃了好些药仍不见好。她打电话来冲我发脾气,说药吃了一堆,一点效果也没有,前两天明明有了好转的迹象,可今天一早起来,突然加重了,咳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吃了药后胃又难受,真不想活了。听到母亲说丧气话,我只得耐着性子哄她:“没事啦,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,总要有个过程的。另外,去正规医院看看,配点中药吃吃,小诊所配的药有可能没对症。”

本以为母亲会为自己的建议说服,哪知道她的火气更大了:“中药那么难吃,我吃不下。”母亲像个孩子一样,任性地向我发着脾气。我赶紧改口:“那咱们输液吧,输几天液就好了。”好劝歹劝,总算让母亲安下心来。

我请假带她去医院检查,又是拍片又是验血,母亲嫌麻烦,一个劲儿地嚷嚷。我握着她的手,全程陪伴,不敢抱怨一句。在得知没什么大问题后,母亲才放下心来,也变安静了,一边打吊水,一边闭着眼睛打盹。我看着她,看着她日渐苍老的面容,突然意识到她已不再是那个坚不可摧的母亲。曾几何时,都是她在为我们遮风挡雨,那时她年轻、身体好,很少生病,现在岁数大了,抵抗力差了,尽管自己不愿服老,但身体终究是不如从前。

几天后,母亲的病痊愈了。她出门干农活,回来后又给我打电话撒气:“才几天没下地,竟然长出一堆草来,扯了又长,扯了又长,看着满地的草,真是烦死了。”我又好气又好笑,本来早就跟她说,地给别人种,别再费这个力了。为了让她无后顾之忧,每个月我还给她生活费,可她偏偏要种,常常说荒着可惜,但干活烦了,又时常忍不住冲我发脾气,不是说有鸟偷吃庄稼,就是说肥料贵,种田不划算。刚开始她跟我抱怨的时候,我很是不理解。后来想想,母亲没地方发火,我是她最依赖的人,她不冲我发脾气冲谁发脾气?渐渐地,我也就习以为常,当她的坏脾气来时,我便像哄小孩一样哄她开心:“没事啦,长草就长草吧,反正也不指望这个。咱不种了哦,安心在家喝茶聊天。”这么一说,她的心情就会好些,不过,她还依然种着,几天后抱怨也依然滋生着。

反正,我就是母亲的“情绪垃圾桶”,她一不开心了,一个电话就打来,噼里啪啦爆豆子似的。但我想通了,那是要强的母亲在示弱,在表达自己的失落和不开心,在她眼里,我就是她的“开心顺气丸”,而我又何乐不为呢?

带着母亲玩拍摄

□李斌

市区人民路钟楼广场,一位身背相机包的男子在给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戴好口罩,掖好挡风小被。此情此景引来众多游人点赞,令多少孤单老人羡慕。

笔者了解到,身背相机包的男子名叫王杰,今年64岁,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是王杰的母亲,今年97岁。王杰是位摄影爱好者,平时外出拍摄,只要天气晴好,都会带上老母亲。



爸爸老了

□施崇伟

妈妈在电话里哽咽着:“你爸爸……病了……在医院……”我火速驱车赶往医院。

从医生办公室出来,看见站在门口的妈妈靠在墙上抹着眼泪。病床上,爸爸躺着,脸色苍白,左手腕上扎着输水的针头。见我来了,他欠欠身子,想要坐起,用力把右肘强撑在床上。我扶着他又平躺下去,然后给他讲着医生告诉我的情况,爸爸似懂非懂地应答。后来,他说:“没听清楚。”他的一只耳朵已经没了听力。

抱着爸爸的头,我控制不住地难过和心酸。爸爸老了!爸爸是我们家的脊梁,年轻时他长兄当父,成年后他是儿女的大树,退休了还去了妹夫的工地帮忙干活。脑海里浮现出爸爸行走的脚步不仅豪迈,还“咚咚”有声;说话时,声如洪钟。爸爸,像一座令我仰

望的高山,浑身上下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我少年时家里的日子极窘迫,但刚强的爸爸咬着牙让我们兄妹读完了高中、中专。我在外上学和工作期间,每次回老家,见到的都是他健壮而忙碌的身影。前两年,爸爸还把老家的房子又进行了翻修。一向健康的爸爸,77岁还不是老的时候。

我们兄妹三人有各自的家庭。父母为了不给予子女添麻烦,一直单独居住。他们永远能记住每一个儿孙的生日,那也是他们轮流到各家的日子。无论到哪一家,他们都自己坐车来,来了就开始买菜、做饭,把孩子们的每一个生日都经营得有滋有味。

我把爸爸接到城里,住进了医院。其实,半年前,爸爸就住过一次医院。那期间,我打过电话。电话里,他传递给我的声音爽朗有力,告诉我,他正在茶馆下



棋呢。其实那一刻,他和我通电话,是妈妈拿着电话,他在和我说话。

爸爸老了,目光迟钝、表情茫然。医院给他做了全面检查,爸爸的高血压已升格为极高危型,血管瘤、脑梗、冠心病前兆,半年之内如不控制就可能要做血管搭桥手术……这样的情形,在我的内心深处掀起无限悲凉的风暴。

一生艰苦劳作和省吃俭用,爸爸像一台长久运转、缺少保养的机器,到了晚年落下了这么多病。老两口从不向儿女诉苦,从不让在外头工作的儿女担心和分心。我自责着自己的粗心,羞愧着对父母亏欠了体贴。我告诉弟弟妹妹,爸爸老了,妈妈也老了,真的老了。我们做儿女的,再不能拖欠对他们的陪伴。我计划着,等他出院,就把他们留在城里。但愿脾气倔强的父亲、对父亲言听计从的母亲,能给我陪伴的机会。